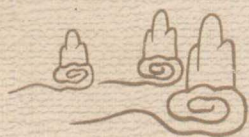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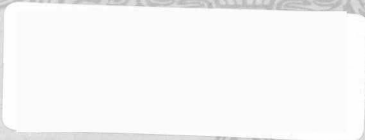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聊斋志异



上
〔清〕蒲松龄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聊斋志异

(清) 蒲松龄 著

(上)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聊斋志异/ (清) 蒲松龄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1.7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)

ISBN 7-5034-1126-0

I. 聊… II. 蒲… III. 古典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801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聊斋志异 (清) 蒲松龄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责任编辑: 韩淑芳

印 刷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
经 销: 新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7.75 字数: 510 千字

印 数: 1000

版 次: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: 39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印厂负责退换。

出版前言

书，是人类最忠实、最有益的朋友。尽管当今社会有电影、电脑、电话、收音机、报纸等多种传输媒体带给人们知识与信息，但是，书籍仍是最传统、最方便、最直观的方式之一，更何况书籍的收藏价值是其他传媒方式不能比拟的。那一页页印制精美的纸张，即是一首首浪漫的诗篇，令人遐想无限……。可以说，读书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。

书海无涯，人生有限。读好书，才能使您在有生之年获取人类智慧的精华。我们向您推荐的这套系列丛书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的 18 颗璀璨的明珠，她们的光辉必将照耀您的一生。

读书不仅增长知识，启迪智慧，也陶冶情操，修炼涵养。人，立足世间，参与社会，不得不充当角色；演绎人生，成功与否，难由个人主宰。假如，您稍作闲暇，关门闭户，翻开书页，您即是看客，虽历尽沧桑，然可获心得二三。一本书即是一个世界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真、假、善、恶、美、丑聚于其中，当身在其外，您即是判官，或指点评说，或默然于心，岂不怡然！

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经典名著。其《水浒传》的侠胆忠义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文韬武略，《西游记》的坚韧执着，《红楼梦》的缠绵爱情，数百年传播经久未衰。其名之盛，可谓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倘今再读来，仍会有常读常新，余味无穷之感。

《镜花缘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济公传》为我国流传最广的四部神鬼仙怪之书。聚天地神灵鬼魅于一书，演人间悲欢离合于一世。在书中，人在神鬼面前显得藐小而无能为力，但是，神鬼

也未必无所不能。神仙之境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之地，但是，神仙也不是尽善尽美。鬼怪是人们惧怕的形象，但是，鬼怪亦有美鬼、善鬼之分。因此，怪异之事不是来自天堂，也不是来自地狱，而恰恰是发生在人间。人们只能寄希望于“济公”在人间，惩恶扬善，使人间的芸芸众生，活得少些痛苦、多些欢乐。细细品味，不能不感叹作者的神笔、妙笔。

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孽海花》等五部著作，并称为明清时期的五大奇书。书的作者用犀利的笔锋、辛辣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奇异丑恶现象，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封建皇权统治的残酷，官府官吏的贪婪，地主豪绅的劫掠，市井狂徒的强悍，平民百姓的无助，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像。在这里，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，尤其是人性中贪婪丑陋的一面被活生生剖开展现在世人面前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精品之作，通称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。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，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情感。虽然也在很大篇幅上揭露了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、荒淫无度，但是，语言更具诙谐、讽刺的意味。慢慢读后，嬉笑叠加。

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能静心读书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福，更何况您面对的是中华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呢？

在中华文明浩瀚的长河中，我们只能掬一杯水奉献给您，但我们力争献给您的是最纯美的一杯，愿您饮而得其甘甜。我们相信，她必将滋润您的心田，带给您美好的分分秒秒。

靖宝庆

2001年5月

序 一

志而曰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，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，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足为善人君子矣。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风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鹞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闾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张疑也。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，淑世者圣人之所以为木铎也，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言孔子之“不语”者，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诺皋、夷坚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愿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肸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。不止诗书发冢，周官资篡已也。彼拘墟之士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斟酌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鹭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彼彭生覩面，申生语巫，武照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雋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，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懵懵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迦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世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愤愤，人自愤愤故也。或再疑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胶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偕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

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，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齐谐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卮言寓言，蒙庄嚆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，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；而况勃宰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斲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邨侯架上，何须兔册之常诠？愿为婆娑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，如闻雷霆；奉一言，如亲日月，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踟躅，非尽矫诬也。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獼羊。楮矢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吾愿读书之士，揽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，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使多濡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茆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魍魉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、鲁仲连乎？

康熙己未春日谷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。

序 二
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马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夫人于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曰：此其常也，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昆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，而独于神龙则怪之，波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见闻所不及者乎？夫见闻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见闻也几何矣，人之言曰：“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”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

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睫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蚁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见闻之不同者，聋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风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。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之辞了之，而《齐谐》志怪，《虞初》记异之编，疑信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删神怪哉！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记载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要皆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人取去；今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，予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蚀星陨，鹳飞鸛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下时，与乱臣贼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是以开物而成务，正如扬云法言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，豹岩樵史唐梦赉题。

目 录

序	一.....	1
序	二.....	1
第 一 卷		1
第 二 卷		40
第 三 卷		90
第 四 卷		139
第 五 卷		186
第 六 卷		230

第一卷

考城隍

予姊夫之祖宋公，讳焘，邑廩生。一日病卧，见吏人持牒，牵白颠马来，云：“请赴试。”公言：“文宗未临，何遽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疾乘马从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廨，宫室壮丽。上坐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关壮缪可识。檐下设几、墩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肩。几上各有笔札。俄题纸飞下，视之，有八字云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二公文成，呈殿上，公文中有云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诸神传赞不已。召公上，谕曰：“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称其职。”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辱膺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惟听录用。”上一帝王者像，即命稽母寿籍。有长须吏，捧册翻阅一过，曰：“有阳算九年。”共踌躇间，关帝曰：“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即赴任，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假九年，及期当复相召。”又勉励秀才数语。二公稽首并下。秀才握手，送诸郊野，自言长山张某，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，中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月无灯夜自明”之句。公既骑，乃别而去。及抵里，豁若梦寤。时卒已三日，母闻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问之长山，果有张生，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。营葬既毕，浣濯入室而歿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，忽见公褴褛朱幘，舆马甚众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惊疑，不知其为神。奔询乡中，则已歿矣。公有自记小传，惜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

耳中人

谭晋玄，邑诸生也，笃信导引之术，寒暑不辍。行之数月，若有所得，一日，方趺坐，闻耳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开目即不复闻，合眸定息，又闻如故。谓是丹将成，窃喜，自是每坐辄闻。因俟其再言，当应以视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应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俄觉耳中习习然，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长三寸许，貌狞恶如夜叉状，旋转地上，心窃异之，姑凝神以观其变。忽有邻人假物，扣门而呼。小人闻之，意张皇，绕屋而转，如鼠失窟。谭觉神魂俱失，不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颠疾，号叫不休，医药半年，始渐愈。

尸变

阳信某翁者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设临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车夫数人，往来负贩，辄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来，望门投止，则翁家客宿邸满。四人计无复之，坚请容纳。翁沉吟思得一所，似恐不当客意。客言：“但求一席厦宇，更不敢有所择。”时翁有子妇新死，停尸室中，子出购材木未归。翁以灵所室寂，遂穿衾导客往，入其庐，灯昏案上。案后有搭帐衣，纸衾覆逝者。又观寝所，则复室中有连榻。四客奔波颇困，甫有枕，鼻息渐粗，惟一客尚朦胧。忽闻床上察察有声，急开目，则灵前灯火，照视甚了。女尸已揭衾起，俄而下，渐入卧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。俯近榻前，遍吹卧客者三，客大惧，恐将及己，潜引被覆首，闭息忍咽以听之。未几，女果来，吹之如诸客。觉出房去，即闻纸衾声。出首微窥，见僵卧犹初矣。客惧甚，不敢作声，阴以足踏诸客，而诸客绝无少动。顾念无计，不如着衣以窜。才起振衣，而察察之声又作。客惧，复伏，缩首衾中。觉女复来，连续吹数数始去。少间，闻灵床作响，知其复卧。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，遽就着之，白足奔出。尸亦起，似将逐客。比其离帙，而客已拔关出矣。尸驰从之。客且奔且号，村中人无有警者。欲扣主人之门，又恐迟为所及。遂望邑城路，极力窜去。至东郊，瞥见兰若，闻木鱼声，乃急挝山门。道人讶其非常，又不即纳。旋踵，尸已至，去身盈

尺。客窘益甚，门外有白杨，围四五迟许，因以树自障；彼右则左之，彼左则右之。尸益怒。然各寝倦矣。尸顿立。客汗促气逆，庇树间。尸暴起，伸两臂隔树探扑之。客惊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树而僵。道人窃听良久，无声，始渐出，见客卧地上。烛之死，然心下丝丝有动气。负入，终夜始苏。饮以汤水而问之，客具以状对。时晨钟已尽，晓色迷蒙，道人覩树上，果见僵女。大骇，报邑宰。宰亲诣质验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开；审谛之，则左右四指，并卷如钩，入木没甲。又数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视指穴如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则以尸亡客毙，纷纷正哗。役告之故。翁乃从往，舁尸归。客泣告宰曰：“身四人出，今一人归，此情何以信乡里？”宰与之牒，赍送以归。

喷 水

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，所赋第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厅上，闻院内扑扑有声，如缝工之喷衣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窥视，见一老姬，短身驼背，白发如帚，冠一髻，长二尺许，周院环走，悚急作鹤步，行且喷，水出不穷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惊起，两婢扶窗下聚观之。姬忽逼窗，直喷棂内；窗纸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东曦既上，家人毕集，叩门不应，方骇。撬扉入，见一主二婢，骈死一室，一婢膈下犹温。扶灌之，移时而醒，乃述所见。先生至，哀愤欲死。细穷没处，掘深三尺余，渐露白发。又掘之，得一尸，如所见状，面肥肿如生。令击之，骨肉皆烂，皮内尽清水。

王阮亭云：“玉叔襁褓失恃，此事属传闻之讹。”

瞳 人 语

长安土方栋，颇有才名，而佻脱不持仪节。每陌上见游女，辄轻薄尾缀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，见一小车，朱葦绣幌。青衣数辈，款段以从。内一婢，乘小驷，容色绝美。稍稍近覩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眩神夺，瞻恋弗舍，或先或后，从驰数里。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。何处风狂儿郎，频来窥瞻！”婢乃下帘，怒顾生曰：“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

宁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觑！”言已，掬辙土随生。生眯目不可开。才一拭视，而车马已渺。惊疑而返，觉目终不快。倩人启脸拨视，则睛上生小翳，经宿益剧，泪簌簌不得止。翳渐大，数日厚如钱。右睛起旋螺，百药无效。懊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《光明经》能解厄。持一卷，浼人教诵。初犹烦躁，久渐自安。旦晚无事，惟趺坐捻珠，持之一年，万缘俱净，忽闻右目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黑漆似，叵耐杀人！”左目中应曰：“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”渐觉两鼻中，蠕蠕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窥园亭，珍珠兰遽枯瘠死！”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问。忽闻此言，遽问妻：“兰花何使憔悴死？”妻诘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趋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，静匿房中以俟之。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，大不及豆，荧荧然竟出门去。渐远，遂迷所在。俄连臂归，飞上面，如蜂蚁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。又闻左言曰：“隧道迂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启门。”右应曰：“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试辟，得与尔俱。”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。有顷，开视，豁见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脂膜破小窍，黑睛荧荧，才如破椒。越一宿，障尽消。细视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虽一目眇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检束，乡中称盛德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乡有士人，偕二友途中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‘有美人兮！’顾二友曰：‘驱之！’相与笑骋。俄追及，乃其子妇。心赧气丧，默不复语。友伪为不知也者，评鹭殊褻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‘此长男妇也。’各隐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辟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。”

画 壁

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，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见客人，肃衣出迓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画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髻者，拈花

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思，身忽飘飘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，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，则垂髻儿，颀然竟去，履即从之，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趑趄不敢前。女回首，摇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。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朱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鬟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观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髻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褻，兰麝熏心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，镣锁锵然，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绀锁挈槌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全未？”答曰：“已全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贻伊戚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鹗顾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，张皇谓朱曰：“可急匿榻下。”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，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。未踟躇既久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妇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朱檀越何久游不归？”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伫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“游侣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栗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，不复垂髻矣。朱惊拜老僧，而问其故。僧笑曰：“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。”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叹而无主，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幻由人生，此言类有道者，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。”

山 魃

孙太白尝言：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。麦秋旋里，经旬始返。

启斋门，则案上尘生，窗间丝满。命仆粪除，至晚始觉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陈卧具，扃扉就枕，月色已满窗矣。辗转移时，万籁俱寂。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。窃谓寺僧失扃。注念间，风声渐近居庐，俄而房门辟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声已入屋。又有靴声铿铿然，渐傍寝门。心始怖。俄而寝门辟矣。急视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与梁齐。面似老瓜皮色，目光睒闪，绕室四顾，张巨口如盆，齿疏疏长三寸许，舌动喉鸣，呵喇之声，响连四壁。公惧极，又念咫尺之地，势无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，乃阴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声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，公少缩。鬼攫得衾，摔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随衾堕，伏地号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则门闭如故，排窗入，见状大骇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验之，则衾夹于寝门之隙。启扉检照，见有爪痕如箕，五指着处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复留，负笈而归。后问僧人，无复他异。

咬 鬼

沈麟生云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昼寝，蒙眈间，见一女子褰帘入，以白布裹首，縗服麻裙，向内室去。疑邻妇访内人者。又转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细审之，年可三十余，颜色黄肿，眉目蹙蹙然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渐逼近榻。遂伪睡，以观其变。无何，女子摄衣登床，压腹上，觉如百钧重。心虽了了，而举其手，手如缚；举其足，足如痿也，急欲号救，而苦不能声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颧鼻眉额殆遍。觉喙冷如冰，气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计：待嗅至颐颊，当即因而啮之。未几，果及颐。翁乘势力齧其颧、齿没于肉。女负痛身离，且挣且啼。翁齧益力。但觉血液交颐，湿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闻夫人声，急呼有鬼，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。夫人奔入，无所见，笑其魔梦之诬。翁述其异，且言有血证焉。相与检视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浹枕席。伏而嗅之，腥臭异常。翁乃大吐。过数日，口中尚有余臭云。

捉 狐

孙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。素有胆。一日昼卧，仿佛有物登床，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。窃意无乃魔狐耶？微窥之，物大如猫，黄毛而碧嘴，自足边来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寤。逡巡附体，着足足痿，着股股软。甫及腹，翁骤起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项。物鸣急莫能脱。翁亟呼夫人，以带繫其腰。乃执带之两端，笑曰：“闻汝善化，今注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”言次，物忽缩其腹，细如管，几脱去。翁乃大愕，急力缚之，则又鼓其腹，粗于碗，坚不可下。力稍懈，又缩之，翁恐其脱，命夫人急杀之，夫人张皇四顾，不知刀之所在，翁左顾示以处。比回首，则带在手如环然，物已渺矣。

莽 中 怪

长山安翁者，性喜操农功，秋间莽熟，刈堆陇畔。时近村有盗稼者，因命佃人，乘月逵运登场，俟其装载归，而自留逻守，遂枕戈露卧。目稍瞑，忽闻有人践莽根，咋咋作响。心疑暴客。急举首，则一大鬼，高丈余，赤发髯须，去身已近，大怖，不遑他计，踊身暴起，狠刺之，鬼鸣如雷而逝。恐其复来，荷戈而归。迎佃人于途，告以所见，且戒勿往。众未深信，越日，曝麦于场，忽闻空际有声。翁骇曰：“鬼物来矣！”乃奔，众亦奔。移时复聚，翁命多设弓弩以俟之。翼日，果复来。数矢齐发，物惧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复来。麦既登仓，禾秸杂沓，翁命收积为垛，而亲登践实之，高至数尺。忽遥望骇曰：“鬼物至矣！”众急觅弓矢，物已奔翁。翁仆，斫其额而去。共登视，则去额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负至家中，遂卒。后不复见，不知其为何怪也。

宅 妖

长山李公，大司寇之侄也。宅多妖异，尝见厦有春凳，肉红色，甚修润。李以故无此物，近抚按之，随手而曲，殆如肉软，骇而却走。旋回视，则四足移动，渐入壁中。又见壁间倚白挺，洁泽修长。近扶之，

臑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时始没。康熙十七年，王生俊升设帐其家。日暮，灯火初张，生着履卧榻上。忽见小人，长三寸许，自外入，略一盘旋，即复去。少顷，荷二小凳来，设堂中，宛如小儿辈用梁秸心所制者。又顷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仅长四寸许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厮婢数人来，率细小如前状。女子衰衣，麻绋束腰际，布裹首，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声类巨蝇。生睥睨良久，毛森立，如霜被于体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颠床下，摇战莫能起。馆中人闻声毕集，堂中人物杳然矣。

王六郎

许姓，家淄之北郭，业渔。每夜，携酒河上，饮且渔，饮则酹地，祝云：“河中溺鬼得饮。”以为常。他人渔，迄无所获，而许独满筐。一夕，方独酌，有少年来，徘徊其侧。让之饮，慨与同酌。既而终夜不获一鱼，意颇失。少年起曰：“请于下流为君驱之。”遂飘然去。少间，复返，曰：“鱼大至矣。”果闻唼呷有声。举网而得数头，皆盈尺。喜极，申谢。欲归，赠以鱼，不受，曰：“屡叨佳酝，区区何足云报。如不弃，要当以为常耳。”许曰：“方共一夕，何言屡也？如肯永顾，诚所甚愿，但愧无以为情。”询其姓字，曰：“姓王，无字，相见可呼王六郎。”遂别。明日，许货鱼，益利。沽酒，晚至河干，少年已先在，遂与欢饮。饮数杯，辄为许驱鱼。如是半载：忽告许曰：“拜识清扬，情逾骨肉。然相别有日矣。”语甚凄楚。惊问之。欲言而止者再，乃曰：“情好如吾两人，言之或勿讶耶？今将别，无妨明告：我实鬼也。素嗜酒，沉醉溺死，数年于此矣。前君之获鱼，独胜于他人者，皆仆之暗驱，以报酹奠耳，明日业满，当有代者，将往投生。相聚只今夕，故不能无感。”许初闻甚骇，然亲狎既久，不复恐怖。因亦歉歉，酌而言曰：“六郎饮此，勿戚也。相见遽违，良足悲惻。然业满劫脱，正宜相贺，悲乃不伦。”遂与畅饮。因问：“代者何人？”曰：“兄于河畔视之，亭午，有女子渡河而溺者，是也。”听村鸡既唱，洒涕而别。明日，敬伺河边，以覩其异。果有妇人抱婴儿来，及河而堕。儿抛岸上，扬手掷足而啼。妇沉浮者屡矣，忽淋淋攀岸以出，藉地少息，抱儿径去。当妇溺时，意良不忍，思欲奔救，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，故止不救。及妇自出，疑其言不验，